

九十年代
马华文学展望

吳岸著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吴岸 著



犀鸟丛书之三十六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作者：吴 岸

出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印刷：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M\$ 12.0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目 录

第一辑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1
新时期的马华文学	11
迎接华文诗歌的新世纪	15
马华诗坛的回顾与展望	18
与大专学生谈诗创作	25
诗创作与生活体会	30
我的诗观	40
佛教与文学	42
出席第五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大会侧记	51

第二辑

岂期一朝成千古—悼巍萌	63
现代诗的远征者—洪钟	66
辛吟松和他的诗	76
满园春色读华章	

—序梁志庆散文集《夹起一片故乡情》	82
超越时空的共鸣	
—谈杜宇声的唐诗宋词英译	86
充满爱心的女作家	
—序英仪小说集《璀璨的人生》	89
序煜煜小说集《荆陌》	92
成长中的树	
—序因原著《洒在西楼的阳光树影》	95
序李寿章诗集《生活之旅》	103
在生活土壤中成长	
—序毅修小说集《辗转》	107
从小桥到彩虹的飞跃	
—序曾少娥诗文集《金急雨》	112
《椰花鸟》联想	117
秋山与大海	
—序秋山著诗集《大海与我》	121
序《方竹诗集》	126
序闰土著《什锦集》	130
血树的意象及其悲怆意识	
—序冰谷诗集《血树》	134
马华文学选集（诗歌）序言	139
记否当年笑声	
—重读李一文《青春的欢笑》	143
不期而遇的喜悦	

一序田宁诗集《相遇在出发时的起点》	146
-------------------------	-----

第三辑

谈砂劳越的文艺事业.....	149
评《青春在欢笑》.....	164
文艺与生活.....	175
后记.....	179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第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论文

一个国家的文学，其发展离不开国内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九十年代中，即到了公元2000年，乃至更久的时期内，在马来西亚，有三种重大的客观因素，将会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三种因素是：

（一）马来西亚社会进入有由农业向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二）马来西亚与中国在文化与文学上的加强交流；（三）国内马来文学的迅速发展。本文将探讨这三种情况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讨论工业化经济发展可能对马华文学所带来的有利与不利影响，马中文学交流在马华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马来文学对马华文学前途的决定性影响。

（一）国内经济进入向工业过渡的转型期

九十年代开始以来，马来西亚开始宣布实施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即「2020年宏愿」。这项预定在公元2020年之

前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先进工业国的宏伟经济建设计划，已经使马来西亚社会进入了由农业向现代化工商业发展的转型期。国内经济的这一发展和变化，肯定将对马来西亚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艺术带来巨大的影响。

社会由农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型，将对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外国的经验，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就以台湾为例。台湾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完成。根据台湾现代文学历史的记载，台湾经济的这一变化，在文化上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加剧台湾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化意识的产生，并给台湾传统文化意识，带来了猛烈的冲击。

马来西亚与台湾的国情不同。比起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马来西亚在政治上明显的更为民主与开放。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与台湾文学也各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背景。马华文学经过七十多年的曲折的历史发展过剩，已经具有自己特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起，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在马来西亚产生，并逐渐发展。马华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派文学在文坛上各争长短，并在互相排斥、互相吸收的过程中做出自我调整与获得发展。

虽然如此，台湾的经验对我们应该的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变化。

潘亚墩教授在《港台文学导论》中概括地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经济依靠美援，从复兴到起飞，造成许多大中城市呈现经济发展与精神进程相背反的独特现象：一方面是经济的日趋发展，一方面是道德的日趋衰落，物质的丰富和精神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文学方面，台湾经济工业化的结果，大大促进了具有城市文化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这一发展又导致另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那就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出现了过于「西化」的弊病，导致逐渐脱离现实和背离民族文化的传统。陈映真对此曾有过详尽的评论。他指出，台湾现代文学的这种倾向结果只能产生「西方现代主义亚流」的文学作品。

由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也有与台湾其时发展相似的地方，台湾在文化与文学上所出现的情况，也极可能在马来西亚发生。尤其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经济非常开放，资讯非常发达的国家。换句话说，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具有城市文化意识的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长，并带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产生诸如道德衰落或过于西化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吸取台湾的经验，在引进与接受工业化经济所带来的现代意识的文化与文学的同时，尽量减少其负面的影响。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我认为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家，都应立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珍惜马华文学的遗

产和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接受一切外来的文化思想，艺术技巧。离开自己国家的社会现实，抛弃马来西亚的文化传统，或甚至全盘接受外来的文化，一意摹仿外国，便很可能导致马华文学丧失其作为马华文学特征的地方性与民族性色彩，甚至产生「西方现代主义亚流的亚流」的文学作品。

去年到我国访问的台湾作家黄春明和今年初访问砂州的台湾教授宋铠，都曾他们的演讲中，语重心长地忠告我国人民，在学习台湾的经验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象台湾一样，付出太大的代价。马来西亚人绝不可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观。

〔二〕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

马来西亚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已使两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加，源自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马华文学，在经过长期与中国文学隔离甚至断层之后，从新获得联系。这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尽管在这一长时期的过程中，马华文学已经脱离了中国文学而形成具有独立的一支文学，但是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来自同一语言和同一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

1990年4月，大马作家协会组团访问中国，会见了对于马华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曾有过深远影响的五四新文学重要

作家如冰心、艾青、萧乾、秦牧、柯灵、辛笛等，认识与了解了不少中国当代年轻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概况，这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这次的访问，标志着两支原于同一文化源流与传统的文学在长期分离后的重逢，也标志着马华文学以独立的姿态，在新的国际关系基础上，与中国文学开始新的交流。随着两国经济文化合作的加强，随着两国作家相互访问的日渐频繁，两国文学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中国自十年前开始的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已经逐渐由对港台文学的研究转向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华文的研究文学。这一发展，肯定将对马华文学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过，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作为一个外国对本国文化的学术研究，正如同日本或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文学的研究一样。他们有出自与我们不同的观察角度、观点和看法。对我们来说，他们的看法只能给我们作参考和借鉴，不应成为影响马华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

现在已有人对中国大陆一些评论家对海外作品的评价，感到不悦。认为有一味歌颂之嫌。较早时期，也已有人对某些台湾学者的评论，感到不平。这点，我认为我们其实是不必太介意的。我们应该尊重外国批评者的见解，当然对不同的意见，我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在很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他们的观察是宥于所收集的资料之不足，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仍然是基于对海外华文

文学的爱护的。

潘亚墩教授就公开表明，他主张在评论海外作品时，基于海外华人所处环境的艰辛，采取“歌颂”的手法，尽量加以鼓励，不要太过强调缺点。他甚至将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称为「边缘文学」，其用意也是在于颂扬。在他看来，马华文学也是一种「边缘文学」，理由是马华文学即是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而萌生发展的文学，它是中国的边缘文学，另一方面，马华文学又走与马来西亚文学融合之路，所以它实际上又同时是马来西亚的边缘文学，两者结合发展而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潘教授还特别认为，这种文学富有开放性、融合性、先进性、新锐性与独特性的特点，因此他给予高度的赞扬。

我个人以为，中国对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评论，应该克服早期由于资料不足所造成的偏差。这首先有赖于通过与海外的密切关系，获得充足的研究资料。此外，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抛弃以「中原国家」或「母国」观点来看待生活在诸如马来西亚这样独立的国家的华人的文学。

在具体研究某一作家作品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应尽可能掌握该国或地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以及作家个人的一切所能获得的资料。对马华文学而言，除了当代马华作家的作品之外，我以为具有七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马华文学所留下的许多先辈和前辈作家的作品，应该是中国从事研究者的丰富的研究对象。

我相信，中国学者现时基于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鼓励的

赞许，仅是作为开始阶段的过渡，将来会进一步提升到以国际文学艺术的水平来衡量和评价马华文学。

〔三〕国内马来文学的蓬勃发展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其文化也是多元民族的。理所当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构成部分。然而，不可否认的，至今为止，马华文学与马来民族的文学仍然缺少沟通与交流，大多数的马华作家对马来作家和马来文学非常陌生。

事实是，当代的马来文学比马 华文学发展得更快。

自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以来，在政府推广马来语，鼓励文学创作的政策之下，马来文学已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和文学作品。

马来文坛已经产生了象乌斯曼·阿旺、A·沙默·赛、，克里斯·玛斯、玛苏里、沙农·阿默、雅海亚·伊斯迈、拉迪夫·摩希丁、卡 辛·阿默以及安华·里端等等一系列重要的作家。

马来文学在近年来更有重大的发展。沙农·阿默的长篇小说《荆棘满途》，雅海亚·伊斯迈的长篇小说《错误的行动》，以及卡辛·阿默的诗《幽默的聚会》与《走向议会的路》等作品，便是其中重要的收获。马来文学评论家末哈默·阿芬迪·哈山在《当代马 来文学作品中的反封

建意识》一文中指出：“我认为沙农是当代最成功的马来作家。他的小说把当代马来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雅海亚是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但我认为它在小说创造方面更为成功；卡辛是我国著名诗人玛苏里 S.N. 和乌斯曼·阿旺之后，当代最杰出的诗人。”

在面对公元2000年的发展，马来文学在国家语文局的领导与策划之下，已经拟订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包括出版马来文学大系，编写马来文学史，提高文学创作水平，使马来文学走向世界等等。

马华文学要与马来文学真正交融，恐怕必须等到我们国家出现能掌握华巫两大语文的华族或马来族作家。杨贵谊先生在《马华文学的译介与交流》一书的序文中曾指出：“在我国，华族除了华语外，掌握马来西亚语知识是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没有彻底掌握这两种语文知识，单谈搞好华马文化交流是不够切实。”

但是，这在目前或本世纪之内，这个要求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阶段，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之间的交流，主要还是要依靠译介的工作。「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的成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批辛勤的翻译工作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为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做出许多贡献。

他们努力的方向，也应该是马华作家将来应该走的方向。马华作家应主动打破与马来作家之间的隔阂，打破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之间的藩篱。我们应尽可能阅读和了解

马来文学作品，并从中吸取艺术养分和创作经验，以便丰富马华文学的创作。只有逐渐走向与马来文学相溶合的道路，马华文学才能在马来西亚文学中，和马来文学并驾齐驱。

结语

王润华博士最近在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华文与华人文学》一文中说：「华人文学共同体的出现，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坛的新现象，它必然会日益强大，日益受重视。」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看法。但这显然仅就作者的血统与使用的语言而言，实际上构成这一世界性的华人文学，是中国文学和独立于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它们必须是根植于各所在国或所在地的文学。以马华文学而言，如果它要在世界华人文学的共同体中占一席之地，它就必须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具有着作为马来西亚文学所应具备的独特的民族性、地方性与社会性。

进入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转型期的马来西亚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马来西亚文学更具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更具有世界性。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之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世界文化保藏增添一分贡献，则决定于它是否保有其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马来西亚文学，包括马

华文学当然不能例外。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的朝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文化的发展，除了受社会经济的约制和影响之外，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上说，一个国家的社会越是开放，经济越是国际化，科技与资讯越是发达，在文化上则越是应该积极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保存自身的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引进和吸取一切先进的外国文学经验，发扬与提升自身的民族文化。

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大陆与台湾）的加强交流，也应以利于促进马华文学的马来西亚化独特性为出发点，世界华文文学已经在世界崛起，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所占的地位已经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如果马华文学要真正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立足，我认为它越是应该避免马华文学的中国化（或台湾化）。目前马华文坛上已经出现一些在内容与形式上与台湾文学相仿佛的作品，这些作品，即使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程度，在性质上也还是与马华文学有一定差别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九十年代以至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工业化经济转型期，马华文学坚持走乡土文学的道路，应该是没有错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

新时期的马华文学

——写在《马华文学》创刊

自九十年代开始以来，随着马来西亚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改观，具有七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马华文学，正处于一个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全新的历史新时期。

在国内，政府所实施的二〇二〇年工业国宏愿，已经加速国家由农业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在政治上，许多新的迹象显示，以往曾经盛行的种族政治已经为日趋民主化的政治所取代。在新的形势下，国内华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领域，都享有比以往更多的权益。作为华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华文学，也享有一个比以往更受尊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环境。

马来西亚与世界各国的更广泛的往来，已大大改变了已往对西方特别是布列颠文化独沽一味倾向，而它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日益加强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则不但有力支援马来西亚的经济建设，更使本来渊源与中国大陆的马来西亚华族文化，有了新的观照与借鉴。这是间隔了近半个世纪后才出现的新形势。在这之前，